鬥法

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·由長秋·

三三五：如花似玉

茶罷，汪國昌帶阿七去見滄塵子，滄塵子雙目放電，阿七先同佢鬥了兩秒鐘眼功，覺得滄塵子的確有料，如果自己冇兩度，好易領嘢。

滄塵子與阿七目光相接，亦覺得來人甚不簡單，呵呵一笑，曰：「王先生，果然係得道之士！」

阿七曰：「道長言過其實，王某只不過平庸人物而已。」

滄塵子曰：「客氣矣！王先生，聽聞你要控制我徒弟女朋友。」

阿七曰：「然，我本意係一種保險性質，等於簽約而已，絕無其他。」

滄塵子曰：「今日同你相見，我信你，阿昌，你應承佢喇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師父，我有多少担心，不知海倫是否受得住。」

阿七笑曰：「汪兄，你放心喇，對於如花似玉的美人兒，我不會太過份的，佢一定受得住，這一點我完全可以保證。」

滄塵子曰：「王先生，我勢估不到這件事會搞到今日田地，希望就此收科。」

阿七曰：「道長，我份人好坦白，爲着個錢，也都肯制，所以，我獅子開大口，卅萬同汪兄醫療一次，希望你包涵。」

滄塵子笑曰：「講到錢係人都要，祇要取得其所，又有乜所謂，王先生，照你估計，幾多次至可以醫得好我徒弟？」

阿七曰：「好難講，已經醫過三次，大概六七次以後，就應該冇問題。」

滄塵子曰：「是否每日一次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唔得，我耗損元氣實在好犀利，每醫一次，我非要補番幾日不可，而且用正野山人參，皮費實在好大者也。」

滄塵子曰：「然，然，你講得啱，咁就三日醫一次喇。」

風言蜂語

繆倫

一樓計數

據說今後海外僱員採合約方式。

可能附出條件更高。

選擇適當

昨天起九項費用提高。

因爲昨天是愚人節。

禍福難分

又見排隊買樓。

眞不知是禍是福？

花花世界

文：女票友　圖：鳳翥

三三五：花錢買樂男女平權

江湖奇在香港先利用了他世叔王老太爺，現在則正在活用這個富婆林太。最初他認識的是林太的嫡子，她是老林財東的填房，嫁過來三年守寡，守了十二年四十歲，由於身份地位，不能不守下去，也爲了龐大的財產與天天大量進錢的企業權利。那嫡子是個教理科的老師，林太主持一切，十二年間成爲有名的女紳士。江湖奇無意中認識了這個大少，初時不知他繼母就是女名流，及至知道後，他先勸林君：「爲什麼你母親不辦點文化事業？」終於他同林太熟悉了，漸漸他只約林太，商談出版事業，而且有時約來的，盡是京滬四川撤退的一等大富大貴的第二世男女，爲他撑面了。林太寂寞，素無接近的知心朋友，現在弄到只有「江湖奇」一天不見也不成。

有一天他只約林太一人，畧施小技，飯後她半醉半昏迷，由他伺候到最豪華的旅居。十二年古井揚波，沒料到久旱逢甘雨，始知人生可愛。半醒半迷中，她喃喃說心話：「從此我是你的人，你是我的人。」

這是半年前的事，江湖奇本領高，却又精於操縱，他十天半個月才尋她一次，決不隨便多施捨。這回他參加了橫濱生意，一次分到了當年的四十萬元，便帶了林太看世界。江湖奇生得獐頭鼠目，本領是一經談話，男友也必崇拜他的博學多才，見解深遠。富婆現在欣賞他的是峨眉異人傳授的功夫，如今連着兩夜蜜月，這富婆恨不得死在他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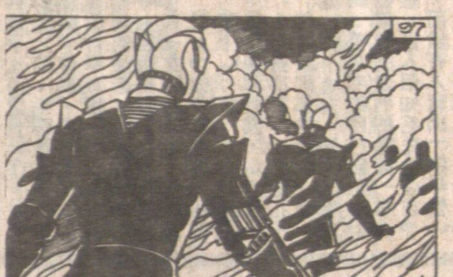
這夜他帶她到赤阪黛薇夜總會，因爲富婆能舞，而江湖奇只能旁觀，他忽然叫大班過來，吩咐介紹一個「舞男」坐枱。先不說穿，及至來到時，是個英俊的小白臉，青年紳士。他叫他傍住林太坐，那靚仔遞了名片給女貴賓，說簡單英語，名片上是小谷雄。音樂起時，他伺候林太下池，恭恭敬敬伴舞。在這情況下的林太，好似一個五十歲的紳士，忽然抱了個十八九的青春玉女，又驚又喜。

「但不知這靚仔中不中吃，靚是沒得談的了。」她動了心，可又怕情郎江湖奇不許，只好放在心裏。歸位後，江湖奇在她耳邊細聲說：「他是專爲伺候女客人的，坐枱極貴，你不必拘泥，隨便同他談笑，不可冷落了他。」林太笑道：「有不少美女坐枱，索興你也來一個舞伴陪你坐。」她吩咐叫女，立刻來了一個靚妹，加入成了四人帮。林太一再同小谷雄下池熱抱密舞，在暗燈舞時，她向他啜了一個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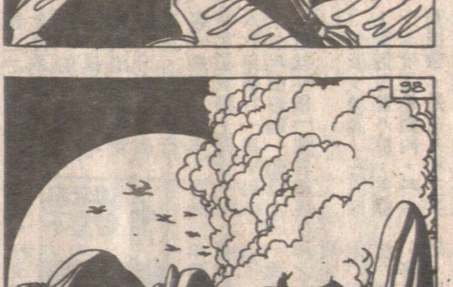
星球怪盜

蝎子号太空船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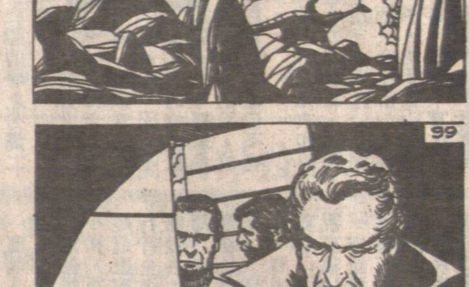
文·駱沙一曼·家裕



（九七）蘇沙羅博士的機械武士，打敗了加諾嘉的軍隊，佔領了京城外的重要軍事據點。蘇沙羅博士哈哈大笑，他對助手說道：「我們現在前往京城，如果加諾嘉和他的擁護者還沒有死，把他們捉回來，我就希望加諾嘉沒有死，讓他親眼看看，我怎樣改變野狼星球？」



（九八）蘇沙羅博士率領他的幾十名手下，分別乘坐了十艘戰鬥飛船，離開沼澤區基地，向京城飛去。他的十艘戰鬥飛船，在京城外降落，蘇沙羅博士走出飛船，把他的機械武士召集前來，他騎在一隻機械龍背上，率領着千百機械武士，進入被炸毀了一半的京城。



（九九）加諾嘉總統這時在京城內十分焦急，他的軍隊幾乎是全軍覆沒了，只餘下百來名衛隊。這時一名兵士走來報告，說蘇沙羅已率領機械武士進入京城。加諾嘉總統道：「我們撤退到第十城去，那裡未被毀滅，仍有部分軍隊！」他便帶領衛隊，由隧道逃出京城。

開心

戴臉譜的人

幸濤

一：我的巢和職業

許多人都說——我們居住的地方，是城市的三合土森林。把那些幢幢大廈，說成是一棵棵大樹，對與不對，就看每人的觀感如何？但我佩服現代都市人的想像力，和那份自嘲。

說城市的幢幢大廈是樹木構成的森林，那我們在大廈裏的家，就是巢。一個個的巢，集聚成數百或上千，營造在一棵大樹上。而每戶家庭裡的男女老小成員，就是鳥。

我的家，更像鳥巢。因爲它在一幢高高大廈的頂樓上。唔，就說鳥吧，站在巢邊可以眺望前面的幢幢大樹，也可以鳥瞰下面的世界——馬路、街道、車輛、路燈、行人，和一些商店招牌。

這些天，我這隻已在外面天地忙於飛翔做事的年青雄鳥，却有太多時間關在巢裏，體味一下鳥居的生活。儘管如此，但我每天都要搭升降機下樓去走走，活動活動，或找個地方坐坐。

很喜歡巢——居所大厦樓下開設的兩家店舖，它們都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右邊那家店舖，是街坊式餐廳。儘管說是街坊式，但裝飾設計得十分講究高雅。我是學美術設計的，也以此爲業。對店舖的裝飾設計敏感。看，餐廳裏一切都以葉綠色做主調，即使玻璃門屛，也是透明的綠；玻璃吊燈、壁燈，亦是透明的綠；兩塊牆壁，貼着最新的影印膠質綠湖垂柳橋牆紙，在暗暗綠光中，幾可亂眞。

最別緻的是那些綠桌、綠椅，都是籐造的。人坐在椅子上，喝杯咖啡或茶，聽播放的抒情音樂，舒服寫意。很欣賞它的情調，也佩服設計者的巧思。最近，我放大假。兩個星期不用去廣告設計公司上班。但我因爲要多做私伙——替朋友供職的廣告公司設計一套宣傳啤酒廣告片，和一個玩具盒包裝。我不能抽身去日本或菲律賓度假逍遙，心裡不自在，像失落什麼似的。

眉兒和阿格

桑治夏

一三三：興奮與心慌

終於，他就坐在這軟綿綿的眞皮沙發上，半靠半躺地養着神。

「阿格……阿格！你別走呀！……」房裡突然傳來葉眉兒的夢囈似的叫聲。

阿格連忙跑過去。

開了房門，他見到葉眉兒躺在床上，閉着眼睛，咀裡呢呢喃喃地。

「眉兒，我沒走啊！」阿格走到她床前，把她的一隻手放好。「你好好睡一覺吧！」

「阿格，我……要你陪我，你不要走！……」葉眉兒抓住他的手。阿格就坐在床邊，看着她。

葉眉兒沒作聲了，但却不放開阿格的手。

香黯的燈光下，她俏麗的臉頰上，那一片紅暈更爲明顯了，那是比胭脂紅更熱燙燙，更加誘惑人的。

薄薄的，粉紅色的睡袍下，她胸脯隨着呼吸，一下下地起伏着。

房裡的香水氣味又在往阿格鼻孔裡鑽了，他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心慌。

絲連

·懷楚·

五〇五：竟然中途溜走

想到這裡，張強將酒一飲而乾，走到浴室門口高聲叫道：

「蘇絲，我太累了，想回家睡了。」

「你還沒有談完嘛。」她道。

「改天再談吧，而且太晚了，我要回去。而且頭有點暈，也許喝得太多，想睡。」

「就在這裡睡好了，怕什麼？」

「不大方便的。」張強道，「好了，我眞的走了，明天見吧。」

當蘇絲穿好衣服出來時，張強已到街頭，截了一輛的士絕塵而去了。

「這死鬼，」蘇絲罵道，「不知又在搞什麼鬼，半夜三更找我，說了一半又不說下去，哼！一定有古怪。」

坐在床沿上，她燃點一根香烟，開始思索，張強到底爲了什麼？

然而，任她怎樣思索，一時間不得要領，香烟抽完了，眼也睏倦了。

大塊小品

曉叔

人權與法例

患有精神病的人，流浪街頭，餐風露宿，污穢不堪，既可厭，更可憐，香港不少福利機構，慈善團體，何以竟無人過問，任由他們或她們流浪街頭呢？這個問題存在心裡很久，始終未獲答案。因爲，不知向何方請教，方才得而知之也。

最近在他報看到一個讀者投函，訴說大道東近郵政局的舊樓門前，有一流浪漢，污穢不堪，不明有關當局何以不予援手。據社會福利署發言人稱，基於人權及現行法例，當局無權強迫街頭流浪漢接受援助，除非該等流浪人士對公衆構成騷擾或威脅。

至此，才明白任由一個神經失常的人在街頭流浪吃苦，是基於人權和現在的法律。但法例不外人情，法例由人訂立，難道不可以改訂？

城市之光

成匡

驚怯（二）

剛才相遇的婦人連忙道：「聽說你們家家都買了樓，祇是未遷走而已，但願人人入住都發。」

陳太道：「千萬不要這樣說，否則給房署中人聽到，說我是富裕居民了。」她一邊和婦人說話，一邊望着那男子。

他一直雙目不瞬的盯着這兩個陌生人，但面上有驚惶之色。

婦人看到了，對一個青年道：「阿華，老豆疲倦了，你帶他入房休息一下罷。」

青年應了，回頭望望母親及兩個街坊，便走向父親。

婦人走過來，和陳太、孫太說話，陳太與孫太，自我介紹住那個單位，婦人也自稱是徐太，是這單位的戶主。

「爲什麼不是徐先生爲戶主？」

「他有病，所以我轉爲戶主。」

「對不起，阻你們收拾了。」陳太說：「徐太，我們是街坊了，有什麼需要，隨時過來討取好了。」她倆搭訕着告辭。

「我看這個人眞的精神有問題！」離開了徐家，孫太說。

「我也有此想，面有驚色，目光呆滯，絕不似一個正常人。」

孫太道：「如果眞是個精神不健全的人，面有驚色是我們。」

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打電話沒有人聽，原來你們走了出來。」樓下的李太說。

滬濱怪傑

二：身手敏捷

王大偉道：「你沒有發現他，我却親眼看見，飛天老鼠沿住你們大厦的水渠向上爬，他爬得很快，轉眼便到達你住的七樓，然後向你的露台一躍，落在露台不見了。我看，飛天老鼠仍舊躲在露台上呢！」

對方茱廸有點吃驚！說：「這樣說來，飛天老鼠仍舊躲在我臥房的露台上了。大偉，這怎麼辦？我倒害怕起來呢！你是不是故意半夜嚇我？」

王大偉道：「茱廸，我不是開玩笑，我問你，你臥房露台的門，是不是已上了鎖？」

電話中茱廸說道：「是的，已鎖好了！」

王大偉道：「你不用怕，我現在馬上到你家裡來！」

王大偉放下電話，匆匆穿了外出衣服，下樓趕到茱廸的家。

他到達七樓，按響茱廸的門鈴。樓門打開了，茱廸見了他，急忙把他拖入樓內，關上樓門，說道：「大偉，你不要嚇我，你眞的看見飛天老鼠，跳落我的臥房露台？」

王大偉道：「我沒有嚇你，是眞的！我現在進你房內去看看！你跟在我後邊。」

王大偉走進茱廸臥房，直走到露台門前。露台門是玻璃鋼門，是關閉上的，下了鎖上的保險掣。

王大偉並沒有開門，因爲透過玻璃，便可看見露台上的一切，却沒有飛天老鼠。

茱廸這時也走過來看。

蕭·劍·紅·顏

石錚·文　秋鳳·圖

十八：逐個擊破

潘雪雁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苗女俠，咱們上次已在括蒼山上見過面！」

苗小青心頭一跳，結結巴巴地道：「你，你便是……」

「不錯，我便是那個人！你那位杷師姐呢？」

苗小青道：「她跟徐少俠和邵掌門他們那一組去攻打蘇州天地盟分舵！」

葉滿林在旁解釋道：「由於咱們近來實力大增，估計分成兩組，仍然可以順利解決對方的分舵，所以敝帮主建議分頭進行，也是免得逐個擊破，曠日持久，讓對方有了準備！」

光照斗問道：「下一步又攻打何處？」

衛昭明道：「下一步咱們去攻打合肥，然後與邵掌門那一組聯合，攻打汴州，因爲天地盟的總舵在河南一帶，估計在汴州會屯重兵！」

葉滿林接道：「爲了爭取時間，咱們休息一下，天亮之前，便離開杭州，向合肥進發！」

當下衛昭明立即分配人手看管俘虜和巡夜，其他人都席地坐下打坐調息，以恢復體力。苗小青很想跟光照斗談一下近況，但因潘雪雁一直坐在光照斗身旁，又不便詢問，她未婚夫平一之輕聲問道：「青妹，光師弟跟那位姑娘……」

苗小青輕輕嘆息道：「但願他們是一對情侶！」

平一之道：「以愚兄之見，他們必有不尋常的感情，否則以光師弟的爲人，絕對不會跟她那般親熱。」

苗小青心頭湧起一絲酸意，但迅即又覺安慰：「那女子輕功超卓，武功必亦不錯，光師兄跟她，可也相配！」

不久，天色已將亮，衛昭明立即下令出發，羣豪出了杭州城，天才朦朦亮，趁路上未有行人，展開輕功急馳，然後分批上路。丐帮弟子自成一組，苗小青、平一之和光照斗、潘雪雁編配一組，爲了爭取時間，也爲了避人耳目，羣豪走山路，到天目山下聚集。（四五四）

有手也不能寫信

原始時代無文字 人類如何通音訊

講出來巧妙有趣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偶然想起當今時代在聯繫普訊、互通消息、交流感情中，「信」是起着不可少的作用。在沒有文字的原始社會裡，人們是如何通「信」聯繫呢？希能爲小妹解答，如有「信」的趣聞也希在此詳談，可否？

徐月莉

徐月莉小姐：

在原始社會裡，人們如何通訊聯繫，沒有文學記載，無法考証。但根據民族學材料，可以推斷當時的人除口頭傳達信息外，還採用以物示意的方式進行通訊。如部落有人送來弓箭，表示發生了戰爭；親友送來豆麥粟豆，表示年成豐盛不必憂愁。

大陸解放前，雲南景頗族某些停留在原始公社的部落，沒有文字，就賦予某種物品以固定的意義來通訊。如將辣椒送給朋友，表示遇到困難需要帮助；在結晶鹽塊中間鑽一個小洞，表示困難已經解決了；青年男女談戀愛，男方託人送給女子一塊樹葉，而女子也用一塊樹葉連同男方那張一起托人送回，表示「我倆有緣相見」，表示接受了男方的愛情。以物通信不僅中國古代有，國外也有。傳說很早時，俄國人攻打波斯，預先給波斯國王送去以物示意的戰書，這戰書是鳥、青蛙、老鼠和幾支弓箭。告訴國王，若不投降任你像鳥飛上青天，像青蛙潛入水下，像鼠鑽入地洞，都能用利箭射死。波斯國王接到「戰書」後，深知其意，一時惶惶不安。人類創造文字之後，在沒有紙張之前，通訊是將要講的話寫在一尺長的竹片或木簡上，稱木牘或「尺牘」。若是密信便用繩將一塊一塊竹片或木簡穿在一起，綁緊，結繩處用泥漿或灰漆粘合好，蓋上印章，泥漿、灰漆上的印戳完好無損，表明沒有被人啓封。

十九世紀北歐地區仍用魚來遞信

西歐的比利時則用貓來遞信

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，西歐是由牲畜販賣人承辦信件和包裹業務。他們趕着牲畜經過居民點後，吹響號角通知帶信者來取信，號角就成了郵政的標誌。在一八八〇年起，居住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周圍的居民就利用扁鰺魚來傳信。這種魚有這樣的習性：每日從海峽這邊成羣游到另一邊，渡過一夜後又成羣從另邊游回這邊，常年不變。島上通信困難的居民，就將裝有文件的小膠袋放在水裡，讓扁鰺魚頂着它游向對岸。第二天凌晨再到岸邊去取扁鰺魚頂着回來的回信。至今島上仍有人採用這種游魚傳信的方法。

在一八七九年，比利時曾試驗用貓送信。三十七隻貓被送到距列日市三十公里的幾個地方，信件用容器系在頸上，一晝夜內，三十七隻貓全部返到家中。捷克斯洛伐克至今在冬季利用經過訓練的狗拉着輕便的雪橇將信件，報紙送到汽車無法抵達的居民聚居點，一天行程可達四百公里。目前這種能拉雪橇送信的狗有七隻。一八七〇年七月，法軍被普魯士軍隊擊潰，巴黎陷入包圍，城內組織了一氣球公司，裝載信件的氣球從夜間起飛避免普軍射擊。大部份信件氣球降落在國內或比利時，最遠的飄到了挪威降落，紐約曾經在一八九三年，用壓縮空氣經地下管道傳送信件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英美爲了傳遞士兵們從非洲、亞洲、澳洲以及歐洲寄往家鄉的信，採用將信拍成縮微膠片，空運到指定地點再復製成信件，裝入信封交給郵局投遞。一公斤膠片可拍攝萬封信件，比萬封信件的重量減少三百五十九公斤。世界上最長的信，是美國人傑奎琳·約翰給姐姐的信，有一百一十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七字，寫這封長信用去八個月時間。委內瑞拉至今有減半郵資信件的特殊規定，凡是談戀愛的人，只要用粉紅色信封寄戀愛信，一律郵資減半。

今天，在信息發達的美國、日本，寫信已可不借助於文房四寶，不依賴郵局，實現了電腦化。採用「書信處理系統」，包括文字處理機和傳眞兩大部份。當需要寫信時，先用電動打字機擬好初稿，再顯在螢光屛上修改。信改好要寄出時，只要將自己的代號和收信人的代號輸入電腦，信就出現在收信人的電腦終端機上。收信人坐在辦公室裡打開螢光幕，所有的信就會按次序顯現。如果需要文字副本，只要按鍵鈕，信就印好了，同時也可儲存在磁碟上。（能業、新八五一〇四）

收發室

刊覆

陳君綿

問魚求知人

徐月莉

担心人

簡慧端

街坊服務

通天曉主辦

詩詞歌賦

李清照詞特色

說它「婉約」頗嫌籠統

感情眞實描寫細膩辭句精鍊這三點 只要你能够多讀其詞就會領畧到了

通天曉先生：

據說，李清照是我國古代著名女作家。我也愛讀她的詞。據說她的詞集「漱玉詞」有很多佳作。先生可否分析李詞——「漱玉詞」的特色？

簡慧端

簡慧端小姐：

李清照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天才橫溢的女作家。她所作的「漱玉詞」，眞足以照耀千古。只可惜這部詞集殘缺散失，在宋代已經不是全璧，現在留存下來的只是五十多首而已。

李清照對於詞，具有深邃的見解，她生在北宋末年，正是詞的黃金時代，上自王公貴人，下至販夫走卒，大都愛好填詞，於是珠玉紛陳，名家輩出。而李清照對當代詞人，逐一指陳得失，殊不客氣。她才氣縱橫，雄視當代，然則她的詞有什麼好處？通常認爲她的詞是「婉約」的正宗。（王漁洋有此說。）

李詞柔美清麗，說它「婉約」，含義稍嫌籠統。後人認爲「漱玉詞」特色，可以分三點說明：

（一）情感眞實——李清照生長於富有文藝教養的家庭，而又值國勢衰微，烽烟瀰漫的時代，她那多愁善感的心靈，嘗遍了人間的甜酸苦辣的滋味。她對於實際生活的感受，沒誇張，也沒有低折。她不會作無病呻吟，也不會強顏歡笑，她寫慘痛生活的後期作品，如「永遇樂」、「武陵春」，固然令人不忍卒讀；就是寫愛情生活，寫自然景物的前期作品，如「一剪梅」、「如夢令」，也同樣能够使人感動。「漱玉詞」之所以爲一般讀者所喜愛，大抵就是因爲情感眞實的緣故。

（二）描寫細膩——這和生活感受是分不開的。惟其對生活感受深刻，所以對事物理解透徹；惟其對事物理解透徹，所以抒寫感情思想才能細膩，準確。

例如「醉花陰」末三句：「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」把自己和景物結合起來，何等細膩，何等親切，無怪陸德夫要歎爲妙絕了！

又如「聲聲慢」首句十四字，描寫思婦情懷也非常細膩。詞云：「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！」

（三）辭句精鍊——通俗：李清照常常運用通俗顯淺的句語，表示美妙的意境。例如：減字木蘭花：「怕郎道猜：奴面不如花面好，雲鬢斜簪，徒要教郎比並看。」一剪梅：「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。」聲聲慢：「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？……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！」

清麗句如「綠肥紅瘦」（如夢令）用綠代葉子，用紅代花朵，用肥形容葉子的碩大，用瘦形容花朵的細小，給人一一個鮮明的印象。

基於上述的特色，李清照能够運用精巧通俗的詞句，和諧的音律，深刻而又細緻地寫出自己在生活實際的感受，所以她的作品具有濃厚的力量吸引讀者和感染讀者。論者將她與李煜、辛棄疾並稱，譽爲「詞家二李」、「濟南二安」，實在是有依據的。（豐餘、新八四八七〇）

生意經

何以金魚錦鯉比熱帶魚吃香

爲你分析目前市況

通天曉先生：

近來市面開設不少魚檔，售賣各種魚類，但主要是金魚、錦鯉，除七彩神仙及幾種熱門熱帶魚外，甚少其他熱帶魚發售，小弟知道具觀賞價值的熱帶魚很多，爲何魚販不賣？請問其他種類之熱帶魚眞的那麼沒有銷路嗎？

問魚求知人

問魚求知人先生：

近年來，市上魚檔及水族館出售熱帶魚的數量，的確越來越少，主要供應的是金魚、錦鯉，以及高價的熱帶魚像七彩神仙及龍吐珠等。這種現象，誠如來信所說，與市場供求規律及利潤等方面，有着密切關係。

近兩年來，本港經濟情況較差，不少公司行號和家庭，竟迷信起「風水」來，認爲金魚和錦鯉是「風水魚」，於是行行飼養，寄望能帶來「好運」。同時，金魚和錦鯉，不像熱帶魚那樣受氣候影响，冬天時也不用保溫設備，粗生易養，壽命也長。

至於經營者的利潤方面，一對名種金魚和一尾錦鯉，售價動輒一千數百元，比較普通的也要數十元，如果按最保守的五分錢利潤計算，便可以賺數十元了；但是平價的熱帶魚，每對只售十元八塊或三數元，同樣是五分錢利潤的話，所賺的便差得遠了。

由於經營觀賞魚的商店越來越多，舖租昂貴，成本日增，市場競爭激烈。過去開設一檔魚檔或普通水族館，只需一萬數千元或數萬元；現在新開的水族館都向規模大、格調高的方向發展，於是投資額非數十萬元或百萬元不可，這樣就得經營高價魚，以求取豐厚的利潤來維持開支了。

據一位資深的業內人士表示，十多年前，本港觀賞魚愛好者，主要是飼養熱帶魚。七十年代初期，有些觀賞魚批發商，自外地辦運珊瑚魚來港試銷。由於珊瑚魚體色艷麗，形態奇特，於是吸引了不少愛好者飼養；一九七七年，海洋公園落成，展出各種各樣的海洋魚類，進一步掀起了飼養珊瑚魚的熱潮，並取代了熱帶魚和金魚的地位。

但是，由於飼養經驗不足，設備仍未達到十分理想，所養的珊瑚魚每易死亡。飼養珊瑚魚既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於是人們便棄而之他，改養淡水觀賞魚類，像金魚和錦鯉等。

恢復飼養金魚和日本錦鯉之風，是始於八十年代初期的。在需求量大增之下，魚檔及水族館轉而以供應金魚及日本錦鯉爲主了。去年，海洋公園曾舉辦中國金魚展覽，把內地名種金魚集於一類，對推動飼養金魚之風，也有一定作用。

目前市上供應的金魚，大部份來自內地和日本；本港新界魚場推出的數量也不少。但是後者的體色和形態，總不及前兩者，售價也稍平。至於錦鯉，那是日本的特產，但是內地及本港也有出產和供應。（林峰、新八五四五九）

婦科

你爲白帶經血等情況擔心 原來都是正常的生理現象

担心人小姐：

來信中提到一連串你認爲很使你担心的問題，但是，我細看之下，並無病變存在，你的担心，那是出於對一般生理衛生知識的缺乏，形成誤解而已。

你提到的陰道分泌物，這些是白色一如鼻涕，比鼻涕還要黏而結些爲白帶，是一種正常之陰道物，正常者應是黏稠度大，成條狀的。至於其功用，則是能滋潤陰道，還有一定之抵抗細菌入侵之能力的。

不正常之白帶，常是稀的，而且顏色會是黃色或黃膿樣，有些還帶上臭味的。從這些來看，你之白帶，顏色是灰白到血色，且又黏度大，這些均屬正常之表現。

婦女之經血，其實也不但只是血液的，因爲婦女之月經週期，同時亦有子宮內膜之剝落的。因此，其經血往往是成血團，其內夾雜有子宮內膜於其中。來信提到之塊狀物，正是這種東西，不必害怕，沒有什麼問題。

少女之月經，因內分泌還未完全穩定，故能有一些變化，這也不足爲奇的。你這次月經血量較多，也只是偶然而已，不必担心。

關於你的乳頭，雖說是中間好似分開了似的，但又無痛無癢，更未有流水等情發生，那是沒有什麼問題，不必理會。

你體高一六七CM，體重五十七公斤，這是比較上豐滿一些，但不算很肥胖。故只要平時注意運動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
關於人每天要吸收多少卡路里熱，這要看你從事那種工作而定的。一般來說，成年人每天有一千八百到二千卡，這樣就可以的了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五四四五）

文苑

法國作家法朗士

擅長寫平凡人物

通天曉先生：

法朗士是那一個國家的作家，他的作品與爲人是怎樣的？

陳君綿

陳君綿先生：

法朗士是法國作家。他出生於塞納河畔一個書商的家庭，中學畢業後就到報社去撰稿，還加入一個詩歌團體，並且結識了許多詩人，此後開始創作小說。

法朗士最著名的作品是「希爾維斯特·波納爾的罪行」，在這部小說中，前半部是寫他救助一個書販的遺孀和孤女，後來那遺孀成了王子夫人，帮他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手稿，後半部寫他把一個少女教養成人，將藏書給她作嫁妝，但偷回幾個珍本，從而又犯了盜竊罪。小說的成就在於遭世人諷笑的老學者成功地塑造了新的典型，他愛書如命不諳世故，甚至數不清荷包裡的零錢，但他有顆寬厚仁愛的心。

法朗士後來寫「若依絲」，以古埃及爲背景，寫沙漠裡苦修的怪僧巴浦努斯立志拯救放蕩的女優若依絲，文筆優美，寫得深刻動人。

說到法朗士的爲人，他爽朗、專抱不平，左拉因發表著名檄文「我控訴」，憤怒指斥政府因而被捕，法朗士挺身出庭作証。當時法朗士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。但他仍冒險替友人出頭，可見他是具正義感的作家。

法朗士的小說不以情節曲折離奇取勝，而以對平凡事物的娓娓動聽見長，他對醜惡現實的嘲諷、可謂絲絲入扣。

一九二一年，法國共產黨誕生還不到一個月，法朗士就加入，當時他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他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。

一九二四年，法朗士逝世，法國人民爲他舉行了盛大的國葬。（朱意、新八四八九七）